又见串串红

■黄保华

十月的晨风，裹着淡淡的秋凉，轻轻拂过鬓边。把孩子安顿好送去学校，我骑上电动车，缓缓驶入扶沟高中的南大门。刚一进门，视线猛地被牵住——大门内侧的花坛里，一丛丛串串红，正热烈奔放地开着。

一簇簇殷红，一串串垂落，密密地挨在一起，像一团团静静燃着的火苗，在清晨柔和的天光里，红得那样赤诚，那样执拗，仿佛把所有的热忱，都毫无保留地捧给秋天。

秋风掠过，细碎的红色花穗微微摇曳，轻轻晃啊晃。就在那摇曳之间，时光好像一下子被拉回到二十多年前。穿过一层又一层岁月的薄雾，豫南那座安静的校园——信阳师范学院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一个温和敦厚的身影，从记忆深处，缓缓向我走来。那是我的老师，中文系徐伯鸿教授。

那年，我刚刚十八岁。

一纸录取通知书，把一个少不更事、心里盛满对古典文学的向往，却又懵懂茫然的少女，送到了信阳师院的课堂里。身边的同学，大多和我一样，青春正好，眼里有光，可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，面对治学二字的分量，心里满是忐忑。我不知道大学的讲台之上，那些埋首故纸堆的学者，是遥远清冷，还是温热可亲。

直到徐伯鸿老师走上讲台。

他个子不太高，略微有些胖，衣着总是简简单单，常常就是一件平整干净的衬衫。没有刻意修饰，却自有一份温润敦厚的气度。眉眼清朗，目光平和沉静，可一旦谈起学问，那双眼睛里，便漾开一种近乎执着的认真。他讲课声音不是太高，语速从容舒缓，从不刻意渲染，也不用华丽辞藻博取赞叹。讲王维的山水，讲柳宗元的幽怀，讲欧阳修、苏轼的旷达，把一首首诗文、一段段史料、前人的论断、自己审慎的考辨，不疾不徐，一点点铺展在我们面前。讲到会心之处，眉眼柔和舒展；遇到需要细细推敲、认真求证的地方，眉头便轻轻蹙起。那份专注，有一种安静却沉甸甸的力量，让年少的我们，不由得屏住呼吸，心里悄悄生出一份对学问的敬畏。

师院的校园里，每到秋天，教学楼旁，道路两侧，花坛之中，串串红总是开得那么热烈。一串串艳红，坦荡，蓬勃，毫不掩饰。下课或放学后，同学们会三三两两，说笑着从花丛边走过。我常常走得慢一些，落在后面。望着那一片如火的红色，心底总有许多说不清的情愫在翻涌：我那么爱诗词里的清风明月、山河草木，喜欢随手记下一点读书时怦然心动的感受。可那些随心而起的感动，哪里算得上学问？一腔热爱很容易，可怎样才能把感动，变成言之有据、立得住脚的文字？年少的心，满是热爱，却又满是惶惑。犹豫了很久，揣着几分胆怯，几分不安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把一篇用心写下的读书习作，送到了徐老师手上。

时至今日，每每想起那一段往事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。最能戳中人心、让人久久难忘的，往往不是慷慨激昂的话语，不是振聋发聩的教诲，而是一个人安安静静，俯下身来，认认真真为一个晚辈做事的模样。那朴素沉静的背影里，藏着最厚重、最无声的善意与担当。

那一幕，我这一生，都不会忘记。

还记得把稿子递过去的时候，我的手心微微沁着薄汗，声音怯生生的："徐老师，这是我写的一点东西，很不成熟，如果您有空，能不能帮我看一看？"我实在不敢有太高的奢望。我不过是一个刚刚入学的十八岁新生，一篇稚嫩、粗浅、满是青涩想法的习作，于一位治学严谨的教授而言，实在是微不足道。我心里暗暗想着，能随手翻上几页，给几句简单的鼓励，就已经是莫大的幸运。

徐老师接过稿子，轻轻点了点头，语气平和温厚："放这儿吧，我仔细看看。"

过了几天，他让人捎话，叫我去他的办公室。

那间办公室不算宽大，靠墙立着高高的书架，一册册典籍、一本本专著，挨挨挤挤，静静站立。淡淡的墨香，在不大的屋子里缓缓流淌。秋日的阳光，斜斜地穿过玻璃窗，落在桌面上，落在一叠叠洁白的稿纸上。

他没有起身，没有过多客套寒暄，只是微微欠了欠身，把那份改过的稿子，慢慢地推到我的面前。

我低头望去，心头猛地一震，鼻子一下子就酸了。

一页又一页洁白的稿纸上，布满了细细的红笔字迹。

不是随意地画几道，不是轻飘飘一句"尚可，继续努力"。从标题的斟酌打磨，到段落之间的过渡衔接；从论点能不能稳稳站住，到论据够不够扎实充分；从长句里暗藏的逻辑层次，到虚词、助词细微的分寸；甚至一个逗号、一个分号，一个稍显轻率的用词，一处只有感性抒发、缺少理性支撑的地方，他都一一细心标出。有的地方，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用字，他都认真圈点，在旁边写下可以斟酌替换的词；有的地方论证单薄，他没有一笔勾销，没有简单否定一个少年人的热忱，只是耐心批注：此处最好再补充文献，不妨换一个角度再想一想；有的地方抒情太满，理性不足，他轻声提醒我：文学感悟固然可贵，但治学的文字，要言之有物，言之有理。情要藏于理的后面，不能只有感动，缺少根基。

他微微低着头，微胖的身躯轻轻俯在案前，圆圆的背影，被斜斜的阳光，细细描上一道柔和的金边。笔尖细细，一行又一行，批注密密麻麻，却工工整整，丝毫不乱。他伸出手指，轻轻点着稿纸，一字一句，缓缓地给我讲解。没有居高临下的评判，没有对少年人粗浅文笔的轻视。他只是以一位师长的宽厚与耐心，把什么叫认真，什么叫细心，什么叫严谨，一点一点，妥帖、郑重地，送到一个十八岁少女的心上。

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懂得：认真，从来不是一句好听的口号，而是愿意为一篇并不起眼的习作，心甘情愿，舍得投入大把的时间与心力；细心，不是吹毛求疵，而是能够看见文字里那些极易被忽略的细微之处，懂得每一个词语轻重有别，分寸有度；严谨，也不是冰冷苛刻，而是对学问心怀虔诚与敬畏，不肯放过一丝含糊，不肯交付半点潦草。

窗外，花坛里的串串红，正开得如火如荼。阳光静静洒落，落在他伏案的背影上。那背影，平凡，朴素，没有一点耀眼的光芒，却像《背影》里那个蹒跚却执着的身影，无声，却重若千钧。那一次办公室里的指导，哪里仅仅是修改一篇短文？那是一盏灯，被一位良师，轻轻点亮，稳稳地，照进了一个刚刚叩响文学之门的少女往后长长的人生路。

此后许多年，每当我对着文稿，一字一句斟酌，反复核对史料，细细打磨，不肯轻易放过一处疏漏的时候，眼前总会不由自主浮起那一页页密密麻麻的红笔批注，想起他温和而郑重的叮嘱：心中要有热爱，笔下要有依据；文字要真诚，更要扎实。

除了这件深深镌刻在心底、一想起来就暖意翻涌的往事，还有两件小小的旧事，像两颗温润的石子，静静沉在岁月的河床，时不时，就轻轻漾开一圈圈涟漪。

有一回放学，我独自走在校园的走道上，路过一丛丛火红的串串红，心里忽然一阵茫然：古典文学的天地那么辽阔幽深，前路那么漫长，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真的可以在这条路上，安安稳稳、认认真真地走远吗？正低着头默默思忖，身后传来不疾不徐的脚步声。回头一看，是徐老师。他没有停下脚步长篇大论地开导，只是稍稍放慢步子，陪我并肩走了一小段路。目光轻轻掠过那一簇簇热烈的花穗，语气淡淡的，却格外有力量："读书治学，不怕起步早，也不怕路遥远。贵在沉下心，贵在长久坚持。不必急于求成，慢慢来。"没有华丽的辞藻，简简单单几句话，却像一股温热的暖流，缓缓淌过一个少年人不安的心底。于当年的我而言，那样一份朴素真诚的鼓励，重过千言万语。

还有一次，在教学楼长长的走廊里偶然相逢。我同他说起，研读古籍时常常觉得吃力，有时学得很苦，难免疲惫倦怠，心里偶尔会生出一点动摇。他安静地听着，目光里满是长者才有的体恤与疼惜。他认真叮嘱我：治学固然要勤勉，但千万不可一味硬撑。理想可贵，身体同样要紧。细水长流，方能行远。一句平平常常的话，没有惊天动地，却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惦念，直抵心底。

那时的我，哪里能够想到，这样温和敦厚、认真执着，把书本、把教书、把学生，几乎当作生命一部分的人，会那样早，就匆匆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
数载求学，倏忽而过。我离开信阳，回到桐丘，回到扶沟高中的三尺讲台。春去秋来，备课，上课，灯下读书，案头写作。我一直天真地以为，岁月悠悠，来日方长。等以后写出满意的文章，还可以寄给先生，请他再细细指点；有空了，再回信阳师院，再去看一看，再听一听他从容温和的讲解。

可命运，从来不会等人。

噩耗猝然传来：徐伯鸿教授，走了。

很长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愿意相信。眼前一遍又一遍浮现：那个个子不太高、微胖温和的身影，办公室里俯身伏案的背影，稿纸上密密麻麻的红色字迹。那样深爱典籍、深爱讲台、深爱学生的人，怎么就那样匆匆，放下了手中的笔，合上了摊开的书，再也不会坐在窗前，一字一句，为年少的我们细细斟酌文稿了？

后来，我也曾几次重返信阳。校园依旧安静，楼宇依旧如故。每到秋天，路边的串串红依旧一簇一簇，热烈地绽放。花还在，景还在，书声还在，可那个愿意俯身耐心指点我的师长，却再也不在了。

火红岁岁依旧，人事已然苍茫。走过那些熟悉的花坛，望着一串串殷红，心里又酸又暖，怅惘之中，总有一股沉甸甸的力量，在心底缓缓升起。

花开岁岁，故人遥遥。

串串红，依旧年年盛开。它像一簇簇不曾熄灭的星火，像一份永不褪色的惦念。每一次望见，都仿佛听见一位良师无声的叮咛：把热爱坚持下去，把严谨记在心里，把温柔藏于笔端。

风又起，红花轻轻晃动。